

第一章

热心人趁热天来

五月尾的天气，已经把黄梅时节，闷了过去。但是太阳出来了，满地晒得像火烧一样，江南一带的城市人民，都开始走入了火炉的命运。据扬子江一带的人民传说，有几个大城镇，却是著名的火炉。第一是汉口，第二是重庆，第三是南昌。到了最近几年，因为南京改做了首都，猛可地添了几十万人人口，这城里户口，拥挤起来，到了夏季，也成为火炉的第四位。

照着旧历推算，是个六月初六，俗认为是个天气最热的日子。当日有一位青年，由津浦路北下，到了浦口。年轻的人为维持他的丰姿起见，总是穿西装的。这位少年，当火车经过了乌衣的时候，他就把衬衫换了，把领带也系了，以为是老早地把衣服穿好了，到了浦口，可以从从容容地，整整齐齐地，穿好衣服，上岸去投亲。可是到了浦镇，那身上的汗，已经把汗衫湿透了，将衬衫沾得和汗衫成了一片。那颈脖子上流出来的汗，更把衬衣上的领子，湿成了一个大圈圈。虽是在房门里的电扇下站着，可是那电扇上的风，吹到身上，就像没有一点风丝一样。在屋子里站不住，这就跑到车厢外面，在月台上站着。车厢外面，自然是有风，可是那风吹到身上，犹如炉口子里的火焰，向人身上直扑了来，教人不能忍受，于是复又走进车厢里面去。分明知道是自己这套西服穿得太恭整了，可是

这时要把西服脱下来，眼见最终的一站浦口，已经是快到了，再要穿了走，如何来得及？因之拿了一顶平顶帽子在手，不住地当了扇子摇。

好容易盼望到车子进了浦口车站，自己提了一只手提箱子走下车来。他预期着，天气这样的炎热，车子到站，又是三四点钟，正是太阳虽已偏西，炎威还不曾退下的时候。那位应当前来接车的朋友，是不能过江来接车的。在那满地如火的太阳光里，挺了胸脯子，就放开步子走。因为所带的行李很简单，并不曾怎样受军警的检查，一直地就走进了站屋，这就听到身后有人连连叫着陈先生。

回头看时，一个富于健康美的姑娘，穿了一件白纱印青花的长衫，两只腿套了双长的白丝袜子，又登的是漏花白高跟皮鞋。真个是长身玉立，只在那一声叫唤，和这一身装束，他已知道是他的好友朱雪芙女士。因为她远远地立在太阳下面，还撑着一把白绸伞呢。在她招呼之后，把伞斜扛在肩膀上，露出她的上身来了。只看她那圆圆的脸子，长眉入鬓，罩着两只黑白分明的大眼睛。是热天了，黑发也不曾烫卷，短短的，平平的，围衬着那粉脸。在几个月不见之下，她是越发地丰秀了。她同着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，走了过来，老远地笑嘻嘻地点下头去。走到了面前，她首先抢着道：“俊人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这是我大家兄雪峰。”遂又向雪峰笑道：“这就是你所赞许的陈俊人先生了。”两个人握了一握手，雪峰笑道：“这两天，南京都热过一百零几度，陈先生有这个兴致，跑来赶上这个热天。”他说着话，缩回手去，拿了大折扇子，不住地摇着。俊人道：“我明知道南京这几天很热，但是我除了暑假，没有更长的旅行时间，那也就顾不得了。在北方的人，怕到南方来，然而在南方的人，也并不因为天气热，要到北方去，还不是照样地过下去吗？”雪峰道：“在今年上半年，舍妹早就有了这句话，要到北平去度这个暑天，现在你来了，北平少了她一个做引导的人，她不能去了。”雪芙向俊人微笑着道：“为什么不去，我还要去的。”说着，把脸一偏，那

神气很好。

说着话，大家由车站走上轮渡码头，有那大江上的水风吹来，算是吹散了许多烦闷，把热气驱除了一些。可是码头天棚下，拥了各色不等的旅客，那汗臭味，送到鼻子里来，十分地难受。雪芙拿出一条小花绸子手绢，不住地在鼻子尖上拂动着，那把小白绸伞，已是收摺起来了，她拿在手上，当了一根短手杖使，皱了眉向俊人笑道：“这个日子出门，未免辛苦。”俊人一看，雪峰挤到了别个地方去，便低声说出三个字：“为了你。”雪芙微咬了下唇，向他飘了一眼。大家原是因为上轮渡的栅门关住了，不能不在码头上候着。这时铁栅门开了，大家拥着上了轮渡二等舱里，这又苦热起来，俊人将草帽子拿在手里当扇子摇着。雪芙低声向他笑道：“舱里太热，我们在外面站站罢。”俊人只觉得周身的衣服，全和皮肤沾成了一处，尤其是两条衣领子，凝结在颈脖子上，觉得胸里头那一口气，简直无从透出来，便笑着点点头道：“好的，我们外面站站吧。”看那雪峰先生，坐在一张电扇前面的椅子上边，还是拿了摺扇摇着，不曾理会。于是二人站在栏杆边，向江面上看景致。

轮渡开了，总是有风的，风吹到脸上，将她的鬓发，分披到两边去。那白纱衫的下摆，被风吹得飘飘然掀起来，将丝袜子上的白腿，也露出了一小截。俊人让江风吹到身上，已是解除了许多束缚。心里痛快了一点子，便想安慰她两句。可是一个出门的人，哪里有反向在家人去安慰之理。因之两个人对着微笑了一笑，都感到没有话说。俊人道：“我写的最后那封信，你收到了吗？”雪芙笑道：“自然收到了。没有收到我怎么知道你会乘这趟车来？”俊人被她一驳，驳得无言可答了，不免向她周身上下看了去。因低声笑道：“南京这地方，不是不许光着腿子吗？”雪芙不免低头一笑，立刻弯着腰牵扯了自己的衣襟，将大腿盖着。俊人笑道：“听说女子穿敞领子西服，倒是在所不禁的。”雪芙道：“我本来也穿西服的，听说你很反对这种装束。”俊人笑道：“这是哪里说起，我自己就穿西服，

能够反对别人穿西服吗？”雪芙抿嘴笑着，也向俊人周身上下看了一眼，把他紧扎在领子下，飘在胸前的紫色领带，牵了一牵，笑道：“何必穿得这样恭整？大热的天，随便一些吧。你还没有进城呢，回头你到南京城里去，试试这热的滋味。”俊人道：“我到南京来，不过路过，是约你到庐山去玩玩，你去不去？”雪芙手扶了栏杆，望了江里的波浪，笑问道：“有多少同伴？”俊人道：“还没有约着别人呢。”雪芙道：“那我就不能去。”俊人沉吟了一会子道：“但是你在信上，表示着，是可以同我出去玩一趟的，不过没有指定的是庐山。”雪芙笑道：“那么，你知道我指的是哪一个地方？我是说南京城外的中山陵。”俊人道：“哦，原来如此。”他说这话时，脸上减退了笑容，而同时把头低了下去。雪芙却是不愿他太失望了，便微笑道：“你还没有渡过扬子江呢，这些话，我们留着再考量吧。”俊人听了这话，这就随着向她一笑。

轮渡开驶着的时候，他们始终是在船栏杆边上站着的。汽笛鸣的一声，快要靠岸了，二人正要进舱去拿东西，雪峰将手提箱白绸伞，全部拿了出来了。笑道：“舱里人太多，汗气薰蒸得厉害，我也早站出来了。”二人想着，自己的话，或者被人听了去，倒有些不好意思。好在轮渡靠岸，旅客又是一阵纷乱，大家随着这纷乱下船，把难为情也就盖过去了。

俊人上了岸，立刻感到环境不同，那地上的热气，犹如火焰向上燃烧着一样。只看那大太阳地里，来往的人，草帽子下面的脸色，全是红红的。尤其是街头指挥交通的警察，身上穿着制服，腰上还系一根带子，而且是在烈日下站着，面皮像猪肝一样的颜色，倒令人随着起了一种责任心。大家只在日光下绕了半个圈子，也就觉得火气向身上乱钻。所幸雪峰已雇好了一辆汽车停在马路旁边，俊人向车上一钻，立刻觉得脸上扑了一个火印。笑道：“呵呵！我这试到了火炉的滋味。”雪芙笑道：“汽车停在一百多度的日光下晒着，碰着火柴头子，我想它准可以点得着，有个不热的吗？”俊人

伸了一伸舌头,笑道:“既然如此,我们还是赶快走吧。”雪峰道:“赶快走?又打算到哪里去呢?”俊人并没有作声,雪芙就笑了一笑。在她这一笑的时候,那身上的胭脂花粉香,被汗气薰蒸着,随了迎面的风,向人身上散了来。俊人嗅着,心里头自然有了一种奇异的感觉。彼此挨挤着坐在车座上,虽是汽车在火炉里飞驰,然而在心里头,还是得到一种安慰的。依着雪峰的意思,要请他到家里去下榻。俊人笑道:“我一个人,那是无所谓的,只是我的南京同学不少。回头知道我在府上,都到府上来打搅,那就怪不合适的。雪芙,你给我出一个主意,到哪家旅馆最合适吧?”雪芙笑道:“这样的热天,当然是找一家卫生设备完全一些的旅馆去住。”她说着话,就告诉了汽车夫,开到她所同情的那家太平酒店去。因为这家旅馆,门临着闹市,她觉得这是享受物质文明的人民,所必需要的。因之她也并不再征求他的同意,就让车子径直地开到太平酒店门口来。

俊人下了车,虽感到临大街的三层洋楼,不会怎么舒适,然而雪芙有代定地址的全权,只有完全承受了。随着旅馆里的侍者,引上了二层楼。俊人一面上楼,一面将草帽子摇着。口里还嘘了两口气,要把胸中的那一股闷气,完全吐了出来。雪峰道:“这位陈先生,是由北方来的,很怕热,你得给他找一个凉爽些的地方。”茶房道:“那就二层楼最好了,上面没有太阳晒着,而且又很通风。”他说着,带进了一间带浴室的屋子,里面除照其他旅馆一般,有沙发铁床一类的器具而外,屋子中间,设了一张紫檀木大理石面的桌子,大沙发和方椅子上,都盖了一张凉席,这是由北方来的人,猛然所感到的一种异样印象。在南方,仿佛是避暑的方法,应有尽有。

雪峰进门来,已是把钮扣解了一半,立刻把白纱长衫脱下。可是里面一件小绸短衣,背后是湿到腰眼下了。他索性把小褂子脱了,留着一件短袖汗衫。因笑道:“俊人兄,你不必客气,你觉得要把衣服脱下来的话,就把它脱了吧。”俊人把上身条子哗叽褂子脱下了,雪芙就看到他那小纺的衬衫,没有一寸是干的。笑道:“把领

子取下来吧,皮鞋脱下了吧。’俊人笑道:‘由外面进屋子来,已经换了一个世界,不是那样热得要命了。’说着,两手提了西服裤子的裤管,坐到铺了凉席的方椅子上去。这立刻让他诧异起来,这椅子却是火烤过了的。再用手去摸那大理石桌面子的时候,那大理石,在冬天是触着像冰块一样的,现在也是烫人的手,便摇了两摇头笑道:‘我想不到屋子里面,还有这样的热,这在北平,是绝对没有的事。这不由人不想到北平这地方是太可爱的了。’话说到这里,他也就情不自禁地,拉开了领带,取下了领子。

茶房在这时,捧了茶水进来。雪峰笑道:‘茶水还在其次,你赶快拿一架电扇来吧。这屋子里一些风丝没有,实在经受不了。’茶房笑道:‘这里开了门,又开了窗子,已经是很风凉的了。’雪芙笑道:‘我今天出来得匆忙,恰好没有带了扇子出来,真的有些难受。’她口里说着,手里拿了一条手绢,不住地在胸前拂着。俊人对于这位小姐怕热,却是无以慰之。男人们可以脱一层衣服,又脱一层衣服,小姐们却是无法去安排的,因之对茶房道:‘你不必说上那么些个,快快拿电扇来就是了。’大家沉静了一会子,等着茶房把电扇放好,轮页转动起来,各人心里,似乎安慰了一下子。俊人解开了衬衫上几个钮扣,手提了衬衫,迎着风扇,抖了两抖汗。雪峰道:‘俊人兄刚由火车上下来,应该先洗一个澡,好好地休息一下。晚上无事,我引你尝尝秦淮河游船的风味。’雪芙对她哥飘了一个眼风,却没说什么。雪峰呵呵笑道:‘那也没关系,你以为游秦淮河全是去找低级趣味的人吗?那里也有不少风雅之士的。不过既是雪芙觉得不妥,我这话就取消,回头我们再定一个约会吧。’雪芙笑道:‘我没作声,你怎么知道我反对?’雪峰笑道:‘我虽无师旷之聪,也能闻弦歌而知雅意。这都是后话,不去说了,我们且先走开一步,让陈兄休息休息。’俊人道:‘蒙二位远远地接着我,难道茶也不喝一杯就走。’雪芙已是站了起来,笑道:‘看你的衣服,湿得像水洗了一样,我们也当让你有个换衣服的机会。’雪峰看到妹妹站了起

来，也就匆匆地穿起衣服，和俊人告辞而去。

俊人眼见得客人全走了，关起门来，把外衣脱了个干净，只剩下汗衫和衬裤。先来不及洗澡，就在脸盆里搓着手巾，周身揩抹了一遍。且对了电扇站定，先吹一吹。只在这时，却听得房门咚咚然，被人敲打着，还不曾问出来是谁人，外面是雪芙的声音，先道：“我有一把伞，丢在屋子里呢。”俊人“哦”了一声，在屋子里转了几转，简直拿不出主意来，后来才想到打开箱子，把一件绸长衫套在身上，一面开门，一面扣钮扣，点了头笑道：“请你原谅，我这种打扮，实在不恭得很。”雪芙进来了，笑道：“谈不上原谅两个字，你把客人送走了，还不该换换衣服吗？只是我来得鲁莽一点。”俊人道：“我料着你在一个钟头以内，一定会来的，所以我老早地先抹一个澡。”雪芙道：“我是来拿伞的，你不知道这外面大街上有多么热。”她说着，将放在椅子边的那一把白绸伞，拿到手上，晃了两晃，微笑道：“跑到南京来，尝这样的热味，你有些后悔吧。”俊人笑道：“你说出这话来，岂不是说我这个人，太没有诚意了，你应当知道我为什么不怕热。”他说话两手按了桌子沿，当电扇风立定，却把头低了，风吹到他身上，把衣襟全鼓起来，他好像没有一点感觉。雪芙站在旁边，斜靠了椅子背，向他看了微微笑着，因道：“我不是在信上说过，假使有机会的话，下半年也要到北平去念书吗？”俊人道：“我怕你是推诿的话，假如你真是有心北上，你应当在这炎热的天气里就去一半预备功课，一半避暑。”雪芙道：“你不是写信给我，要到庐山黄山这些地方去玩玩吗？我要北上了，倒好像拦住你南下。”俊人听了这话，忽然高兴，向她脸上看了去。笑道：“哦，你还记得这句话的。怎么刚才在轮渡上，你问我有几个人同去？”雪芙笑着将脖子一缩，没有答话，俊人笑道：“你也无辞可对了。”雪芙一扭身子道：“我走了，不和你说了。”俊人道：“你要走，我不拦你，希望你告诉我一个避暑的法子。不然这屋子里像烤炉一样，实在难过。”雪芙笑道：“这么大一个人，难道避暑的法子都不知道吗？坐

在电风扇下,多多喝些凉汽水、刨冰,衣服越简单越好。’俊人笑道:“我虽很傻,这普通避暑的法子,倒也知道。我现在要你告诉我一种特别的避暑法子。’雪芙摇摇头道:‘我若有特别的法子,我也不这样怕热了。’俊人道:‘但是你一定有个特别的法子,不过你不愿意告诉我。’雪芙笑道:‘我不是上帝,没有制造乾坤的手段,我也没法子告诉你避暑。’俊人将椅子拖了一拖,笑道:‘你先坐下,不忙走,慢慢地想着,就会有避暑的法子了。’雪芙笑道:‘还是这样淘气,我现在有点事,要回家去一趟。等到七八点钟,太阳落了山了,我再和家兄一块儿来,请你去吃夜饭。’俊人笑道:‘你一个人来,不行吗?’雪芙笑道:‘你未免……我不说了,回头见吧。’俊人道:‘我希望你早一点来,要不然,我又热又烦闷。’雪芙笑道:‘你口口声声是怕热,在北平那样清凉的地方不住着,特意地跑了来,你这也是那句俗话,有点趋炎奉热。那就只好既来之,则安之了,回头见。”说毕,扭转头就向外走,而且顺手给他带上了房门。俊人叫道:‘雪芙,你快来,是还有一句要紧的话说。’她听到声音,喊得非常地急迫,以为有什么急事,只好又推门进来了,便站定着问有什么话?俊人呆呆向她望了,微笑。雪芙道:‘你不说,我走了。’俊人才低声笑道:‘你要知道我口口声声说热,不是身上热,是心里热呢。’雪芙笑着啐了一声,回转身跑了。

第二章

秦淮之夜

未婚夫妇的意味，犹如摆了一盘鲜红香脆的大苹果，放在人的面前。可是将玻璃罩子盖住，用手抓不着，眼见的人，是非常之口馋的。陈俊人同朱雪芙两人，这时所处的环境，和所拟的比方，就差不多。俊人趁大热天赶了来，不是无所为的。雪芙再在某方面一挑拨，这就更教他难堪了。手扶了长衫的钮扣，呆呆地在屋子中间站着。他所站的所在，离着电扇的风头，是比较远些，等着自己把一段心事想透过来，只觉周身上下，大雨淋漓一般地流着汗。赶快把长衫脱下来看时，已经是湿了一大块了。这屋里墙壁上，是有一架木厨嵌着的。等自己将木厨门打开，要把长衫送进去的时候，不想这木厨里面，就是一阵很大的热气，向脸上扑了来，那简直是人站在一丛火焰前面一样。吓得俊人倒退了两步，瞪了眼向那厨子里面望着。其实这厨子里面，并没有什么，只是衣厨子里，挂着两件衣服而已。俊人不觉摇了两摇头，原来南京的热浪，是有这样子的凶猛，连这样不见光线的墙上木厨子，也被它占领着的。于是到洗澡间里洗了一个澡，又凉了两碗茶，坐在电扇下，慢慢地喝着，自己原是想休息一下，就出去拜会在南京的朋友，不料坐下来之后，就舍不得站了起来，只管向电扇望着挺了胸脯子。过了一会子，茶房进来报告，有电话来。他以为是雪芙的，立刻跑了去接话。

可是说话之后，才知道是雪峰一个通知，说是雪芙已经说了，有夜花园之约，他就不来奉请了。这个电话，他觉得接与不接，全没有什么关系，依然坐了下来。在他坐下来之后，这身上的一件汗衫，立刻就湿透了。心里这就想着，这最好是坐在水晶缸里，一动也不动，那就不会再出汗了。如此想着，果然地就不肯再起身。直等到太阳西下，全街都点上了灯了，这倒想起了一件事，还没有吃晚饭呢，便叫茶房开一客一块钱的中餐来。中餐开来了，俊人坐到桌子边，刚扶起筷子，夹了两夹子菜，送到嘴里，咀嚼了两下，肚子里这就觉着胸里郁塞，不愿再吞吃下去，放下筷子到一边去坐着。

不多一会子，雪芙换了一件黑绸长衫，长长地拖靠了脚后跟。当她开步走的时候，脚由长衫下摆踢了出来，可以看到她的脚背，泛出浅红和淡黄的颜色，黑长衫不但是身材细瘦，而且两只袖子，没有一点影子，短得齐平了胁窝。露出两只健圆的手臂，微微地泛起一层黄红色。头发虽蓬着的，平头顶挑了一条缝，在脑后扎了两根小辫子，上面有两根蓝绸带子，拴了两根短辫子梢。手里并不拿手提包，只拿了一条花绸手绢。手拿了手绢的一只角带走带拂扬着，成了一位天真烂漫的摩登姑娘，不是大学生的风度了。俊人站起来，拍手笑着道：“真漂亮，听说是南京不许赤脚，你怎么赤脚了呢？”雪芙由长摆下，踢出漏帮子的紫色皮鞋来，笑道：“这样的热天，身上能少穿到什么程度，就少穿到什么程度。好在晚上出来，衣服又穿得长，就是在大街上走，也不会有人看到。咦！桌上摆了这样一桌菜，你怎么不吃？”俊人道：“肚子是有点饿了，可是我一扶起筷子来，我就疲倦得愿张嘴，所以也就坐在这里，只管向那几碗茶望着。”雪芙半侧了身子，这就向他微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还是走开吧，好让你静静地歇着，免得又出几身汗。”俊人答道：“你道我怕热吗？我早就说了，我是赶着热来的，我在另一方面，是欢迎热的，那还怕什么。”雪芙笑道：“你这人说话，未免太矛盾了。明明地说是热得不能动，这又说是欢迎热的。”俊人站在电扇面前，牵牵自

己的衣襟，摆了两摆头笑道：“南京的夏天，实在是够瞧的了。”雪芙将四个牙齿咬着手绢的一端，手牵着手绢的另一头，牵得直直的，头虽然是低着的，可是抬起眼睛皮子，把眼珠转着，向俊人看了一眼，微笑道：“既是南京热得不能受，我们就找一个地方去避暑吧。”俊人笑道：“什么？我们一同去找避暑的地点？我们？”雪芙嘴里，依然咬了一点手绢角，两手不住地上下牵理着，笑道：“到南京来，不是为了邀我逛庐山去的吗？我若不上庐山，累你在这里久等着，让你在南京受了暑，我就对你不住了。”俊人拍手笑道：“你答应和我到庐山去吗？我们哪一天走？”雪芙笑道：“既是要走，那就越快越好，假使赶得及的话，我们明天一早就走。”俊人两只脚犹如踏脚踏车一样，上上下下，踏个不了。雪芙笑道：“就是这么一句话，也不至于乐得这种样子。”说着，三个指头提着手绢，向俊人脸上拂了几下。俊人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我还是坐下来吃一碗饭，把肚子吃得饱了，回头好上街去采办上山的東西。”雪芙笑道：“东西不用采办，我早已替你办好了。不过这件事，我不敢居功，我全是受姑母的支配。姑母是每年到庐山一趟的，到山上去三人应带的东西，都全已预备好了。至于普通应用物品，牯岭街上，可以说是应有尽有。”俊人笑道：“你姑老太太，也和我们一块儿去吗？”雪芙虽依然笑着，面孔不免有些拘板了，这就点了两点头道：“你不想想，一个做大小姐的人出门，没有老太太陪着，那还行吗？”俊人站着呆了一呆，笑道：“那也好，有一位老前辈做同伴，有许多事可以请教。”雪芙道：“好吧，我们一块儿到夜花园里去走走。”说着，眼睛又向他一溜。俊人笑道：“夜花园这个名词，本来就好听。加之又有你来约会我，更是教我不能不去。”雪芙道：“在家里头，你总是怕热的，这就索性让我引你到夜花园里去吃晚饭吧。”俊人自是笑着遵命，穿了衣服，和她一路上夜花园去。

在他的理想中，以为这夜花园，虽不必楼台亭阁，有很精巧的布置，但是也一定花木扶疏，电灯藏在绿荫深处，人可以在柔软的

草茵上坐着乘凉。殊不知人到了那里，却是大谬不然，只是一大片空场，像茶馆里一样桌子挤桌子的，排上了许多茶座。在空中七横八竖拉了许多电线，电线上一串串地挂着电灯泡，红红绿绿地配些万国旗，这就算是风景线。在许多茶座的当中，弯弯曲曲地空出一条二尺宽的空处，当了人行路。那些穿白色衣服的茶房，手上或是捧了汽水瓶子，或是托了茶杯，来回乱窜。茶座上的人，那就像倒了虾蟆笼一般，哗啦哗啦，一片嘻笑谈话之声。在茶座的尽头，有一所柜房式的平房，除了摆着那应用的货物，在那屋檐下，悬着一个广播无线电的放声器，又是砰咚砰咚放着大队音乐。自然，这地方比人藏在屋子里是要凉快得多。但是人在这空地里走着，也并不觉得空气里有什么凉爽地意味。俊人站在人丛里向四面张望了一下，笑道：“这就是夜花园吗？”雪芙笑道：“可不就是这点子意思。那边黑沉沉的空当子，也是秦淮河的一条支流。”俊人道：“未免对花园两个字，太有点辜负了。”雪芙笑道：“我不过是要你出来乘一乘凉，并不是叫你来赏玩风景的。你若嫌这里热闹，我们就回去吧。”俊人笑道：“你看，那一张桌子，都是坐满了人的。既是南京人对于这里，是很感到兴趣的，我就随乡人乡，也就在这里坐坐吧。”雪芙明知道他是不愿意做扫兴的事，这就陪了他找两个座位坐着。

这两个座位，还是同另一对男女共了桌子的，彼此全感到一种拘束，反不如在旅馆里，只是两个人可以随便地谈话。到了这里，只是正正经经地说点学校里的功课，坐了约半个钟头，大家全感到乏味。雪芙手里，捏了半玻璃杯汽水，将杯子沿在牙齿上碰着，转了眼珠，向他微笑。俊人笑道：“我看你对我总有一种什么批评，好像不肯说出来似的。”这时，那共桌子的一对男女，却到许多茶座的当中，一块小小的空地上，去打小高尔夫球去了，暂时可以不必受什么牵制的。她便举起汽水杯子喝了一口，笑答道：“要你到南京来，实在是让你受了一些委屈，我该早早地到北平去拦阻着你就好了。只是你已经来了，悔也无益。今天我早早地回去，鼓动着姑

母,我们明日早晨就到下关,搭船上九江,上了庐山,好好地休息两天,抵补你这次到南京来的损失。’俊人笑道:“怎么连损失两个字,你也说出来了?”雪芙笑道:“当然是损失呀。你在北平,在很清凉的所在,读书歇夏,精神多么安慰。’俊人面前,也摆了一杯汽水,他就伸个指头,蘸了一点汽水,向雪芙弹着,雪芙笑道:“你以为这是俏皮话吗?其实我不说出来,你心里也未必不是这样想。譬如你由浦口下车以后,一直的到现在,身上总出了半斤汗。这半斤汗流了出来,可没有法子填补。’俊人笑道:“你以为这就是损失吗?就算是损失吧。这损失是为了谁引起来的?”雪芙笑道:“那我知道为谁呢?现在你的肚子,应该有一点饿吧,叫一盘点心来吃吃?”俊人摇摇头道:“我刚刚凉爽一点,你又打算要我出汗吗?”雪芙道:“我哥哥,本来是要约你到秦淮河去坐船。因为我邀你到夜花园里来了,他就不再来邀你,还是我来引你去吧。’俊人道:“你不是要回去催姑老太太收拾东西吗?”雪芙笑道:“但是你到南京来了,我总要尽一点地主之谊。”说着,这就站了起来。俊人心里也就想着,到南京来的次数不算少,下关小住就走,总没有赶上游秦淮河的时期,今天倒要去看看。

这就随了雪芙出门,顺马路沿走着。他心想,秦淮河这个名词,是充满了艺术的意味,当然向那里去的道路,也是慢慢地走人佳境。先是把电灯灿烂的街道,都过去了。到了一条鹅卵石铺的马路上,只是那沿墙的电灯杆上,悬了几盏灯泡,很清凄地在半空里照着,零零落落的几个行人,在街上走来。这似乎是向幽静地方走去的一条路,倒是电灯更沉寂了,闪出了天上一轮月亮,更有点风景线的象征。可是由这条街走了出去,又是灯火通明,一条大街,不但是电灯有那么亮,而且还是锣鼓丝弦之声闹成一片。俊人正想说,怎么又到了热闹的街上?雪芙可就跑到他面前,反是回转身来,向俊人笑道:“你瞧见没有?这就是秦淮河。’俊人站定了脚,四处张望着道:“噢!这就是秦淮河!怎么一点风景没有?”雪芙笑

道：“秦淮河就是这个名，你不要到风景上去着眼。我常说，南京的玩意儿在秦淮河，秦淮河的玩意儿在船上，你看到了船，就知道秦淮河是怎么回事了。”说着，向俊人连招了几下，笑道：“我们到秦淮河游湖去吧。”说着，她很快地几步，就跑上了一个空场，俊人随后跟来，看那空场，也就是所公园，有一条长长的草地，上面零落着长了几棵丈来高的小树，配着一个六角小亭子。满草地和亭子的栏杆，全是坐满了人，这就是公园。

在公园边，一排果然弯了好几只船，船上大灯小火地在栏杆上下，全是明亮的。在栏杆所罩的中舱里，放了一张桌子，四把椅子，全有人坐着。这是较小的船，还有那大些的船，在舱里摆了几张藤椅，围了一张方几，有些人在上面躺着。似乎是在那里等人的样子，男女五六个人，坐的躺的全有。那里自然是没有电扇，可是也不见各人叫热。拿了扇子的，还不大爱动，这热浪攻击的全南京城，似乎只有这一块地方却是除外。

在这船外边，便是那黑黑的一条河水，水上有那大小的游船，四围全去了船篷，敞开了舱位，让游人在里面坐着。那些船上摆着精致的茶具和干湿果碟，更有穿了鲜艳衣服的年轻姑娘，全露着手臂，半露着大腿。这些人各船上多少不等，有的是四五个，有的是两三个，但是绝对不见完全没有的，那些姑娘们身上，谁都有个花儿朵儿的，在船上灯火通明之下，很深地给予了岸上人一种刺激。仿佛之间，有香透到鼻子里来。可是同时那热火罩的空气里，也有一点东南风吹起，刮得那河上的恶臭气味，一般地向岸上扑着，这更是觉得没有风还要好一点。再看这河里面还有什么？只是那两岸的人家，一方方的后墙，在河岸上矗立着，旧式的屋脊，一重重地在那昏黄的月光底下排比得高下大小不一。这不见得美观，可也说不上怎样的丑恶。这就笑向雪芙道：“所谓风月秦淮，如此而已。你的意思，也是要我雇这样一只船，在臭水上飘来飘去吗？”雪芙笑道：“这倒不，我的意思，只要你来看看而已。假使你有这个兴致，

愿意在臭水上飘飘,我也绝对可以奉陪。’俊人笑道:‘你若是这番好意,我就万分感激。不过我希望你把这分厚意,延长到永久,永久又永久。’雪芙一看这身旁公园里的人,来往不绝,就是靠近着身边,也还站有几个人,挥着扇子谈心,这就向俊人走得靠近了一步,低声笑道:‘你是得意忘形了吧?’俊人道:‘我有什么事得意呢?’雪芙这却不作声,只是微笑着。公园里的矮电杆上,悬着有电灯泡,在那电光下,可以看出雪芙的脸腮上,微微地闪动了一下。俊人笑道:‘得意不得意,你知道,要不要我得意,这可全凭于你。’雪芙微微地皱了眉道:“你老说这些话,我真是不愿意听。劳驾!你有什么话,留着明天说,行不行?’俊人却不把这个当为一句玩笑话,点点头道:‘行,有什么不行?’雪芙静静地站了两分钟,笑道:“哎呀,走吧。我手上让蚊子叮了好几口了,我们回去吧。’俊人道:‘对的,我觉得还有好多事,要在没有到庐山以前先和你谈谈。’雪芙道:‘我说的回去,是你回旅馆,我回我的家。’俊人道:‘凭你的话,我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,你说了明天我们就上庐山,我可就回旅馆去收拾行李,等候你的消息了。’雪芙已是在前面走路,并没有答复,也看不到她是怎么一个脸色。俊人又道:‘我是个实心眼子的人,你可不能冤得我把行李全都收拾好了明天又不让我走。’雪芙笑道:‘你共总一个手提包和一个手提箱子,纵然多收拾一回,这也费不了多大的劲。’俊人听说,这就赶紧了两步,跑到她前面去,因道:‘这可不成,你这句话,分明是明天不走了。’雪芙向他溜了一眼道:‘你不是说到南京赶热来了吗?怎么只过了几小时,这就够了?’俊人道:‘我这个人,是不知道炎凉的,但看环境如何……’雪芙连连地摇着两只手笑道:‘不必再说这一套了,你下文是一些什么话?我全都明白。你现在不必回去,随便你在夫子庙挑个地方,消遣一两个钟头,再回旅馆,到那个时候,我会打电话给你。’俊人笑道:‘你这可是一个难题,我知道夫子庙在什么地方,你还叫我到夫子庙去挑个地方消遣,这更是难上加难。’雪芙笑道:‘你真是

骑在马背上找马，我们所站的地方，不就是夫子庙的一角吗？喂！你看，那一带楼房的铺面，悬了灯亮的，那就是卖清唱的茶社。”俊人笑道：“哦！原来就在这里。但是我相信我肯到这种地方，去消遣两个钟头吗？”雪芙笑道：“那么，你就回旅馆去，开足了电风扇，躺在藤椅上，慢慢地去喝汽水吧。”俊人道：“在你的口角里，你总觉得我怕热。你既知道我怕热怕得厉害，那么，你体惜我一点，早早地离开这一座火炉，岂不是好？”雪芙笑道：“当然可以的，说得未免可怜。好吧，尽我的力量，去劝说姑母，在两个钟头以内，回你的信。”俊人道：“你是一个人来呢？还是有人同来呢？”雪芙笑道：“到那时，就夜深了。你觉得我还可以到旅馆里来吗？”这句话可逼得俊人不能再说什么。雪芙也凝神向他一望，然后一抬手拂着手绢，笑道：“等电话吧。”她说完了，两手牵了衣襟的底摆。看到路边停了一辆人力车子，跳上车子去，就让车夫拉着跑了。

俊人顺步走上了大道，只见那茶社电光下的行人，依然川流不息，远远地就可以听到那很热闹的音乐歌唱声。随了那音乐声的所在走去，走到一家楼底下，那女子的清唱歌声，就在头上，心里这就想着，这清唱茶社，究竟不知道是怎么一种情形？到了这里，何妨上去参观一下，大概这上面也很凉爽，如其不然，何以上楼去的人倒是这样的挤挤。于是随在一群年纪轻的游人后面也就跟着走上楼去。

看时，这才明白，清唱社，也不见得有什么特别之处，不过是一所普通的茶楼，在正面的上方，搭了一个小小的戏台，正中摆了桌子，系了绣花桌围，在桌子里面，站了一个女人，挺了身子，反背了两手在身后，向台下张口唱京戏。由北平来的人，对于京戏，多少总有些沾染，不必会唱，耳朵里是留下成绩不少的。现在猛然地听到了这种唱戏声，固然是没有法子说出好坏来，就是有人肯说一下，这戏台上是不是有人在唱戏，这还是个问题。俊人想着，若说南京人听戏的程度，不过如此，那未免太轻视了人。若说不为了听

戏而来，可是看看那小戏台上唱戏的歌女，也不见得如何耐看。要看这种女人，在马路上还愁着会看不到吗？他这样地捉摸着，这时有个茶房迎了过来，笑道：“这里好吗？”并把搭在肩膀上的一条手巾扯了下来，就在面前桌子上胡乱揩抹着，而且随把桌边的方凳子，移了一移。俊人这倒有点拘束，只得手扶了桌沿，挨身坐下，他的心里，还是在那里想着，看看歌场和歌女，也就完了，何必还要坐下来听唱。这犹豫的思想，还不曾决定，茶房可就捧着一茶杯子茶送了过来。俊人这倒不免对了这杯茶，做了一回苦笑。茶房放下了茶，他自去了。

俊人看看左右茶座上，却还有四五十人，都是把长衣脱了，高卷了袖子，抽烟喝茶，抬起了下巴，向小戏台上望。看戏台上的歌女，全是穿那细瘦的长绸衫，胸前突起两块，头发在脑后半垂着，脸上也不抹胭脂粉，因为她们也知道新生活了。一个个板着微黄的脸子，张了嘴嘶哈嘶哈几句，实在不能感到什么兴趣，这就只好叫茶房过来，问明了价钱付出去，悄悄地离座。

下楼到了街心里，却感到身上凉上一阵子，向身上摸索着，裤腰也湿得透过来了。抬起手臂上的表一看，随便地混上一阵，也就到了十一点钟。可是看看强烈电光之下，两旁饮冰室里的主顾，还十分踊跃。他想着，人生就是一种矛盾。既是怕热，何如坐在家里不动。不怕热来趁热闹，可又要大吃凉物。究竟爱我者所指示的话是不错的，回去坐在电扇下，比这一定要舒服得多了。主意定了，雇了车子，就回旅馆去。

走进房门，第一件事，便是脱长衫，钮扣是在房门外就解开了的，第二件事，就是开电扇，第三件事，四件事，是合并了做的，一面脱短衣汗衫，一面放开脸盆上的水龙头，两只手，向冷水里一浸，这便有一件事让他惊异一下子，乃是两只大肚子臭虫，足有豌豆那么大，在手臂上爬着呢。这玩意叫南京虫，在这盛夏的南京之夜里，是它们的世界，于此是可想而知的了。